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,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
QQ:2118955361

城|市|故|事

倾诉人:致敏
时间:1月30日
方式:QQ聊天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致敏 仁君
关键词:倒追 冷战 离家出走
主题:仁君还是不愿意跟我回家,“不管我爸爸做了什么,你都不可以说他。”仁君说如果我不道歉,他爸会让我付出代价。

道歉的话说不出口

见到了暗恋的男神

微信拉黑,手机拉黑,离家出走。我知道仁君又发小孩子脾气了。一回家,我看到他的双肩包不在,就什么都明白了。

只要一通电话,仁君就会回家。再说几句好听的,做点他喜欢吃的,他就会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,重新叫我亲爱的。

三年多了,每次生气,仁君都会背上双肩包去我们的另一个房子里呆着,等我哄他,跟他道歉。

道歉次数多了诚意就少了,离家的戏码常演,婚姻也变成了一出戏。可我的演技越来越差,心已倦,泪也干,我连放弃女主的想法都有了。我也想离开这里,离开这个压抑的家,可抬头看到女儿的照片,看到曾经幸福的一家人,我决定还是按照原来的戏路走下去。做一个包容、体贴的知心姐姐。

我走到地下车库,准备去接仁君。却发现他正躲在车里抽烟。

我把仁君的烟掐了,“要我拿体检报告给你看吗?忘记医生怎么说的了?”仁君没有反抗,表情也舒缓了一些。我知道自己的低姿态是治愈他的良药。从刚开始恋爱就是这样。

我承认仁君是被我宠坏了,可是谁让我先喜欢他的呢。我跟仁君是小学同学,在别的男孩还只会使坏,拉女同学辫子的时候,仁君就已经开始为未来做打算了,五年级读完,他就跳级上了初中。高中还没读完,就提前被保送到重点大学。一直以来,仁君都是我的男神。要不是闺蜜鼓动,让我试着加他的QQ,可能这一辈子,我都只能远远地看着他,当个安静的女粉丝。

从网络到现实,仁君没我想象的高冷,甚至还会时不时有萌萌的一面。他没有同龄人世故,一遇到事情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。他说他不太善于跟人打交道,却在我面前觉得无比轻松。

嫌我学历低工作差

我把这当表白,更加掏心掏肺地对仁君好。他特别敏感,有时候一句话说得不对他心思,他就会沉默。我总是特别留意他的表情,哪怕有一点变化,我都紧张得不行。

闺蜜说我恋爱谈得太累,可我心甘情愿。除了脾气差了点,仁君平时还是对我挺好的。关键是他很好哄,只要我服个软,说点好听的,他的情绪很快就会回归正常。

可是这半年,仁君却像换了个人。让他看不惯的事越来越多,脾气也越来越大,好话说到口干,他也无动于衷。还嚷嚷着要我付出代价。

上一次吵架,他登录了我博客,清空了我所有的文章,只留下一个空账号。这一次,不知道他会采取什么行动。

我拉着仁君回家,他甩开,掏出手机递给我,“给我爸道个歉吧。”

我知道他爸在仁君心中的分量。公公向来在家说一不二,仁君从小就怕他。婆婆也

让公公三分。公公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,人脉广,我现在的工作也是他帮着找的。他纵然为仁君,为这个家做了很多,但他背叛婆婆,乱搞男女关系。是他做错了,我为什么不能说。

我得知婆婆在老家气得吃安眠药时,知道仁君回家被人戳戳点点,气得差点晕倒时,忍不住给公公打了电话。

公公跟我爸妈吵,说他们不会教育子女,让我们全家都要给他道歉。

这不是公公第一次跟我父母打电话指责他们没尽到父母的责任了。第一次打电话是我跟仁君准备结婚的时候,公公不同意。他嫌我学历低,工作差,根本配不上仁君。

公公还专门去看过我上班的地方,他说这个门面,还没有他办公室大,我一年挣的钱,他加油都不够。讽刺的话让同事都看不下去,我哭着求他别说了。他却只留下一句话,“离开我儿子,我就不回来了。”

找不出说服自己的理由

坚持结婚是仁君的意思。他不敢跟他爸硬碰硬,搞长期冷战。冷战是仁君的强项,别说我,连他爸都无奈屈服。

结婚后,仁君的家里给了我们很多支持。南京的两套房子都是公公买的,孩子断奶后回老家,也是公婆帮着带。

给我换工作是公公提出来的,去什么单位、做什么工作都是他安排的。薪水确实高了不少,工作听起来也体面,但我一点都不开心。我经常听到别人在背后说我,“大专生到我们单位来,肯定是有关系。”

我想过辞职,可公公不让。家里的每一个决定,都必须由他来做,包括生孩子。

因为第一胎生的是女孩,公公非让我们再生一个。我说第一胎是剖腹产,至少要等三年才能生。就因为这事,公公又给我父母打电话,说我顶撞他。还威胁我爸妈,如果我家人管不了,就让他来管。

见我说不通,公公就给仁君发短信,说什么这样的女人不能要,好女人多的是。

我偷偷瞄过仁君手机里的短信,好在仁君一个字都没跟我提。

仁君还是不愿意跟我回家,“不管我爸爸做了什么,你都不可以说他。”仁君说如果我不道歉,他爸会让我付出代价。

“什么代价,离婚,还是什么?”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

“我爸那个人你还不了解?他要做的事就一定做的。”仁君跟我说,“就哄哄他,就像每次哄我一样。”

我哄仁君是因为爱他,不想让他生气。上次体检,仁君查出肠子里长了个肿瘤,我就更不敢刺激他。为了他,我可以委屈自己,可以让他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。

可跟公公低头,我做不到。我找不出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。

记者手记:爱不是包容而是互相包容,姐弟恋也不例外。



漫画 付业兴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曾经一起做梦的日子

倾诉人:意美
时间:1月31日
方式:电话连线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意美 科俊
关键词:创业 回家 辞职
主题:科俊求我,“再给我一年时间。”我辞职,每天到厂里帮忙,买菜做饭,生产财务,什么事都做,可还是改变不了亏损的状况。

鼓足勇气来表白

回家的时候,雪越下越大。我记得出门的时候带了把伞,可把包翻遍了都没找到。丢三落四的毛病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养成的,只知道一时半会是改不了了。整天忙得脚不沾地,哪天连自己都弄丢了也说不定。

前面的小情侣,依偎在一起,各种角度自拍。我也拿出手机,准备拍张雪景回去给儿子看。可手机上的时间告诉我,这个点他已经睡了,拍照的兴致瞬间就没了。

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拍过照片了,上一次和科俊这样腻歪,好像还是大学时候的事。那时候我们好像连体人,吃饭、上自习、泡图书馆都成双人对。科俊总是一边抱歉,一边展望。

科俊说他是攒足了勇气才来跟我表白的。他知道自己穷,明知谈不起恋爱,还不放过我,是个坏人。他还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,说我不该同意,不该喜欢他。

可我只要表现出应该立即醒悟,分手快乐的态度,他会拉着我的手说自己人穷志不短,跟我说以后要做大生意,挣很多钱,买大房子,生两个孩子,还要环游世界。

科俊的描述总是很有画面感,房子一定要别墅,就是美剧里的那种,装修也要欧式的。我是一定要当全职太太的,逛街、美容是常规项目,学点花艺、烘焙扮靓生活也是不错的。孩子最好一个男孩,一个女孩,总之要两个。我们俩都是双独,只要经济没问题,生两个孩子我也愿意。那些帖子里“不去人生就不完整的地方”必须去,还得全家一起。

每次科俊跟我说这些,未来的美好生活就会在我的脑子里预演一遍。那时候还没有霸道总裁和国民老公的说法,不然,我的幸福指数一定会为有个这样的男人而爆棚。

我们数着日子等毕业,等赚钱,等着幸福生活的到来。可是梦好做,钱难赚,当梦想照进现实,科俊的承受力比想象的差多了。

我妈给了一年房租

房租要一年付,当我们把所有的钱都凑一起还不够两个月房租时,科俊差点哭了。上大学已经把家底都花完了,科俊的爸爸有慢性病,长年卧床,干不了活。妈妈只有种地和打零工的收入。他的学费有亲戚赞助的,还有助学贷款。再向家里要钱的事他做不出来,他骂自己没用,还说连我也拖累。

看着他的样子,我心疼坏了。偷偷跟我妈拿了一万块钱,付了房租,还买了些生活用品。搬进出租屋的第一晚,科俊特意去菜场买了鱼和排骨,糖醋排骨是我的最爱,他特意在网上下载了教程,对照着步骤做。鱼我们都没有吃,他说借着年年有余的意义,图个吉利。

晚饭后,科俊还特意跟我妈打了电话。他说一万块钱是他借的,以后一定加倍还。他还保证一定会对我好,让我妈放心。手机开着免提,我听得出来科俊和我妈的声音都有些哽咽。科俊用力握了握我的手,声音放得

很低:“我们一起加油。”

科俊准备先积累两年经验再自己创业,可这两年难熬得很。整个行业不景气,再加上新人乍到,打不开市场,拿不到业绩,只靠基本工资连自己都养不活。科俊想了很多办法,早出晚归,连周末都不闲着,还是很难改变现状。科俊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,我想安慰他,让他不要急,慢慢来。可我越安慰他,他的压力就越大。他说再等两年他就三十岁了,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还一个月只拿一两千块,怎么养活老婆孩子?他急于实现许过的承诺,对我的承诺,对我妈的承诺。

机会好像来了。科俊的堂哥说想接手一个食品加工厂,希望他能入伙。科俊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堂哥说接下这个厂需要五十万,他已经筹了四十万,还有十万块的缺口希望科俊能填上。

找份工作从头再来

科俊刚燃起的希望又破灭了。他起得更早,回来得更晚,心情简单得连表情都很少。我跟我妈诉苦,“真不忍心看他这样。”

挂了电话,我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,“一会我去银行,给你转十万块,跟科俊好好干。”一句话足以让我泪崩。

科俊给我妈打了欠条,快递寄回家。我说他傻,搞这些没用的,还浪费几块钱的快递费。科俊终于又重启了调侃模式,“这跟两个人结婚要花9块钱去领结婚证一样,是一种仪式。”

科俊沉浸在即将创业当老板的喜悦中,我却暗地里为他捏了把汗。我们都没有开厂的经验,生产、销售,好多事情都不懂。能不能挣到钱,真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科俊和堂哥分工,科俊管生产,堂哥管销售。可是事实证明,堂哥根本不是干活的人,不但不能拓宽业务,甚至连原来的客户都丢掉了。科俊只能又当爹又当妈,里里外外都要忙。厂里的收入说好了是科俊管,可是堂哥总是找各种理由拿钱,科俊也不好说什么。

因为有一些原来的业务,第一年下来,收支基本持平。第二年,因为客户不稳定,时有时无,到了年底,亏了几万块。科俊为了精简开支,把不要的环节和人员都进行裁减。还提出了让我辞职去帮忙的想法。

我不是不想帮,可科俊忙了两年都没挣回钱。要不是我的稳定工作,家里连吃饭都是问题。这两年,孩子的奶粉、衣服、尿不湿,都是我妈给买,我妈从来不跟我算账,但我心里有数。我的工资是养活不了一家人的。

科俊求我,“再给我一年时间。”我辞职,每天到厂里帮忙,买菜做饭,生产财务,什么事都做,可还是改变不了亏损的状况。

我想让科俊收手,“找份工作从头再来。”他却说再也回不去了。

记者手记:不要回头看曾经吹过的牛,而要向前看自己该担的责。借的钱可以慢慢还,但方向错了,就会跑偏。